

早晨八点刚过，高潮村党群活动中心的广场上就聚集起好多人，憨憨妈将煮好的鸡肉饺子分成八份，用三轮车拉着，向广场走去。

半道上，村委会黄主任迎了上来。黄主任说：“我就知道憨憨妈肯定要送饺子来的。”

憨憨妈说：“时间来不及，八个帅哥当兵，我就包了八份饺子，想吃饺子，等会儿到我店铺里去，我给你们现包。”

说话间，黄主任接替了憨憨妈，将三轮车骑到广场中间。黄主任将三轮车停好，又将八份饺子放到事先准备好的八仙桌上，朝着围拢上来的人群做个手势，示意大家不要再说话。

黄主任说：“大家静一静啊。是这样，听说今年有八个帅哥当上了兵，我们村憨憨妈送来了八份饺子，兵哥哥们一人一份。”

四四方方的八仙桌上，齐刷刷地坐上了八个胸前戴着大红花的兵哥哥。憨憨妈给每个兵哥哥递上一份饺子，兵哥哥们就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饺子刚刚吃完，一辆披红挂彩的中巴车就停在了广场中央，中巴车上悬挂着一条标语：“青春无悔，军营有梦。”车门一打开，兵哥哥们背着统一款式的迷彩双肩包，依次走进大巴车里。一眨眼的工夫，大巴车就绝尘而去，把憨憨妈和黄主任一帮人的眼光扯得老远。

送走了兵哥哥们，黄主任来到憨憨妈跟前，说道：“憨憨妈觉悟就是高啊！每年新兵入伍时，您老人家总是要包平安饺子送来给兵哥哥们吃，几十年如一日，不容易啊！”停了停，黄主任又说：“憨憨妈，憨憨如果不出事，今年应该是四十八岁了吧？我记得憨憨比我小两岁。”

一提到憨憨，憨憨妈的眼眶里刹那间就盈满了泪水。憨憨妈看了看黄主任，答非所问地说：“你们都饿了吧？走，到我家吃饺子去。”

黄主任骑上三轮车，一帮人簇拥着憨憨

憨憨妈的鸡肉饺子

马 驹

妈，向憨憨妈的饺子馆走去。

憨憨二十多岁的时候，在云南边陲的一个部队当兵，憨憨妈当时在镇上的粮站做临时工。有一天，从云南部队过来两个人，由粮站的站长带着，走进憨憨家，把一个盖着国旗的骨灰盒递给了憨憨妈，憨憨在云南前线的一次战斗中牺牲了，这是憨憨部队上的领导把憨憨给送回来了。子女是母亲身上掉下的肉，每个子女都是父母的宝贝，憨憨也不例外。当从部队领导手中接过憨憨的时候，憨憨妈就眼前一黑晕了过去。

经过镇医院的全力抢救，憨憨妈苏醒了过来。苏醒过来之后，憨憨妈的第一句话是：“我的心怎么就那么整呢，只知道猪肉可以包饺子，就没有想到鸡肉也可以包饺子。”

经过这致命的一击，憨憨妈很长时间都不能正常上班。粮站领导体谅憨憨妈，让她安心在家里养病，照常给她发放基本工资。但憨憨爸妈都是通情达理的人，他们觉得不能这样不上班拿空饷，白占便宜。在憨憨爸支持下，憨憨妈就辞掉了粮站的工作。

一段时间之后，憨憨妈逐渐恢复了正常。憨憨已经走了，这是无法挽回的事实，但一家老小还需要继续生活下去。憨憨爸将家里紧靠马路边的屋子朝外开了一个门，在屋子里面支起锅灶，卖起了憨憨妈手工包的鸡肉饺子。

那时候，我们国家刚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很多人还没有从计划经济的睡梦中苏醒过来，但市场已经逐渐活跃起来。憨憨妈的饺子店犹如沐浴在春风里的小草，一天天地

长大。饺子店总共六张桌子，从早上开门到晚上收门，客人赶集一样进进出出，基本不断人。憨憨妈给店铺起了一个名字，叫“憨憨妈饺子馆”，还做了一个牌匾挂在门头

上。憨憨妈的鸡肉饺子，采用的是自己家里用谷物喂养的土鸡肉，用上好的荸荠捣成细碎的小块作为辅料，再配上葱花姜沫陈年腊鹅油调味。由于用的原材料是纯天然原生态的，制作工艺又特别讲究，憨憨妈的鸡肉饺子很快在周边乡镇就出了名，很多人大老远地赶过来，就是为了亲口尝一尝憨憨妈的鸡肉饺子。

随着时日的推进，“憨憨妈饺子馆”在不断地扩大规模。为了保证原材料的质量，憨憨妈租下了一座小山头，专门用来放养优质本土鸡仔。后来，“憨憨妈饺子馆”发展成为安徽省乃至全国知名的一家以鸡肉为主要菜肴的餐饮公司，无论是开店伊始，还是后来成为全国知名餐饮公司，“憨憨妈饺子馆”始终保持着一项店规：凡是进店消费的现役军人，凭有效证件一律免单。

憨憨妈永远不会忘记憨憨当兵走的那一天。

这天天刚蒙蒙亮，憨憨妈就将前一天晚上逮好的一只鸡仔放到一个竹篮里，挎着竹篮向集市上走去。卖了鸡仔，憨憨妈就朝着卖猪肉的地方走去。等到把猪肉称好准备付钱的时候，憨憨妈却怎么也找不到刚才卖鸡仔得来的那四五块钱了。憨憨妈将身上所有的口袋都翻了个底朝天，将竹篮里面的稻草倒在地上仔仔细细地搜寻一遍，可就是找不

见钱的影子。没有办法，憨憨妈只好将已经称好的猪肉还给卖猪肉的小商贩，提着空竹篮悻悻地往家里走去。

到了村上，憨憨妈看到，村里面的几个年轻人已经在村部门口集合了，其中就有憨憨。憨憨妈看了憨憨一眼，眼泪就不争气地流了出来。今年憨憨和村上的几个年轻人当上了兵，今天就要起步到部队上去。憨憨妈原本准备把鸡仔卖了，在集市上买几斤猪肉回来，给憨憨他们包猪肉饺子吃，一来是憨憨要远行，憨憨妈有点舍不得，二来呢，临走前让憨憨他们吃顿平安饺子，意味着平平安安，期望憨憨他们能平平安安地归来。现在倒好，鸡仔是卖了，可卖鸡仔的钱却不知所踪，憨憨妈责怪自己太粗心大意了。

憨憨妈热泪盈眶，处于深深自责中。泪眼婆娑中的憨憨妈转过身来，看到憨憨他们几个爬上一辆解放牌军车，几个年轻人朝着送行的人挥挥手，军车就载着他们疾驶而去。

等载着憨憨他们的军车走远了，憨憨妈却突然一个激灵，就像刚刚从睡梦中惊醒了似的。憨憨妈小跑着回到家里，逮着一只小公鸡宰了，用鸡肉做馅包了一碗饺子，让憨憨他弟骑着自行车载上自己，一路狂奔着向县城的武术部走去。到了县城的武术部，整个县城的新兵已经集结完毕，由县上的车队载着，往更远的地方去了。憨憨妈手里提着无处安放的鸡肉饺子，怔怔地站在人武部的院子里，半天没有缓过神来。

打这之后，憨憨妈经常在家里用不同的配料包鸡肉饺子，准备等憨憨下次回来时，给憨憨补吃一顿平安饺子。但事与愿违，不久后，憨憨就在云南前线的一次战斗中牺牲了，憨憨妈这个心愿终究未能了却。



儿媳妇发来小孙子手捧书本的照片，告诉我：“赵思齐‘出书’啦！”

打开PDF，一页页细细翻看，封面设计，目录编排，文字插图，呵呵，还真是有模有样呢，我连连点个大大的赞。

小孙子是个“书虫”，尚未学语时就喜爱“读书”，每天清晨起床，第一件事就是从书架上翻下一本绘本，点着小碎步送到大人手中，一页一页掀开，让读给他听，每读一页，他都“嗯，嗯”点头应答，似乎已完全听懂了所读的意思。

小孙子思齐是从书中认识这个世界的，小公鸡，小猫咪，小青蛙，小山羊，小松鼠，……他痴迷于汽车，也是从读书开始的。他有一大摞车书，像《迷路的嘟嘟车》《百变大货车》《赛车总动员》《工程作业车》等等，每一本书，他都是百看不厌，还让大人一遍又一遍地谈，每到户外一望见车，小手就不停地指指点点，嘴里连连发声“car!car!”。

小孙子断乳出人意的顺利，同样得益于“读书”。断乳前，儿媳妇耐心地给他读绘本《再见，妈妈的奶》：“小象很喜欢吃妈妈的奶，但是，它现在能吃很多苹果与香蕉。它和妈妈的奶说‘再见’！长颈鹿很喜欢吃妈妈的奶，但是，它现在能吃很多树叶。它和妈妈的奶说‘再见’！小兔子很喜欢吃妈妈的奶，但是，它现在能吃很多胡萝卜。它和妈妈的奶说‘再见’！”读完一遍，特意加上一句：“赵思齐也喜欢吃妈妈的奶，但是，思齐现在能吃很多很多饭。思齐要和妈妈的奶说‘再见’！”孙子听得很认真，显然是听懂了，就真的和他妈妈的奶说“再见”了，就连他妈妈把挤出的乳汁注入奶瓶给他喝，他也抿紧嘴，小脑袋摇得像波浪鼓似的。

小孙子上了幼儿园，活动的范围扩大了，见识的事物多起来，可他依然酷爱读书，家里的小书柜排得满满当当，而他还是不满意，一到书市或图书馆总会紧抱着一本本书不放，离开时仍恋恋不舍，直到大人答应回去网购他才咧咧嘴一笑。

小孙子去年刚上小学那阵子，儿媳妇向我诉说一桩闹心事：老师反映他上课开小差偷看课外书。我分析：这可能是因为他还未懂得小学的规矩，仍然保持着上幼儿园时每天带绘本自由阅读的习惯，一旦老师和家长做出要求并加以引导，应该很快就会调整过来。后来，孙子还是在上学时习惯于带一本课外书，就像带着一个默默陪伴自己的好朋友，但是课堂学习时再也没有受它干扰，只是在课余时间 and 午休之后静静地与它亲密接触一会儿。

真的没有想到，这个与书形影不离的小娃娃居然自己“出书”了，而且这还是由他自己的小脑瓜里转悠出来的主意。

放暑假前，老师布置一项作业，要求学生记录下假期生活，开学时以自己的方式与大家进行交流。小孙子几乎每天都写一篇日记，整个暑假积累了四十多篇。快开学时，他妈妈问他用什么方式与老师同学交流，他不假思索随口答道：“我想编成一本书送给大家，书名就叫‘我的杂文集’！”还解释说：“我这有的是日记有的不是日记，就叫‘杂文’呗。”(呵呵，这么个“杂文”啊！)原来，这个小家伙已经胸有成竹了。

在小孙子和他妈妈的合作下，“出书”计划顺利完成。整本“书”，一篇篇稿子有长有短，少者百十字，多者数百字，虽然文字未脱稚嫩，还有写不好的字用拼音作标注，但是内容还是蛮丰富的，有拼乐高房屋加装照明灯泡的体验，有把奇特路灯当作“飞碟”的想象，有与爸爸妈妈一道在园明园休闲区的开心游玩，有阅读《雷锋的故事》《蝴蝶王国》《绿野红纱》等图书的感受，有绘画最威武的消防车的愉悦，有对在阳台栅栏建筑巢产卵育雏的“傻咕咕”鸟的观察，有乘坐动车前往乌兰察布草原、秦皇岛海边、山乡景区的旅游见闻，有世界机器人大会上与机器人的面对面互动……每一篇文字都配上了精心选择和描绘的照片与图案，很像真的绘本一样“图文并茂”。难怪小孙子手捧着印制出来的新“书”，脸上露出甜甜的得意笑容。

看着小孙子的晒“书”照，我油然想到自己的童年，也联想到曾教过的那些学生们。我想，童年迈出的有意义的一小步，对于孩子来说，就是人生未来的一大步。

相信，时日不久，小孙子定会欣喜地向我报告：“爷爷爷爷，我的新书又‘出版’啦，哈哈哈！”

小孙子『出书』

赵克明

刘晶晶/摄

流 冰/诗

几声鸡鸣
把山村叫醒
雾仍未散去
马头墙若隐若现
一棵老树
被屏蔽了
火一样的颜色
“哎呀”一声
谁家的木门洞开
紧接着
传来一两声犬吠
雾霭中
炊烟升起

徐承科

泝水吟

你像一条长龙，
劈石绕峰，汇溪穿林，
冲破崇山峻岭，逶迤北行。
你把希望播向田野，
你把收获洒满人间。
祖祖辈辈，我们就在泝水畔边生息繁衍，
如潮似浪，更像夜空中难以数遍的灿星……
你那奔腾冲泻的秉性，
滔滔不息，经年不断。
到平坂上又延伸出无数条支、干渠，
旱时灌溉，涝时排洪，
默默无怨地为人类造福。
你有时却又温驯得像只绵羊，
娴静地躺在万山丛中，
平原怀抱，
涓涓细流渗入冒出的黑土地里，
是在施天然的基肥，
一到来年，那里生长出的万物是对你恩赐的最好报答！
泝水流域的土地里蕴藏着无穷无尽的宝藏，
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丰富的资源有待开发利用，
勤劳的人们正在挥汗奋战！
五十年代，毛主席发出号召：“一定要把淮河修好”，
为防止夏秋之季上游山洪暴发，泛滥成灾，
党和政府积极响应，
拨款在泝水、史河上游修建水库，
拦坝发电，变废为利。
泝水和史河、颍河、涡河等
同属淮河流域，
建国前，交通不便，
生产的土特产品大多从水路输出，
现在，交通发达了，
运输也快捷了，
人们早已从中悟出了新的道理：
要致富，先修路。
啊，泝水！
你低吟过刀耕火种的愚昧岁月，
叹息了兵祸匪患的战争年代，
歌唱着文明大治的现代化今天。
你是侵略者制造惨案的见证，
你为英雄的红军战士唱过赞歌。
曾几何时，
你卷走了几多苦难，
几多仇思，
一直流动到今天。
你的新一代子孙更加勤奋——
一座座现代化的楼房拔地而起，
一条条交通动脉横罗纵横，
企业的发展壮大带动了商品经济的腾飞，
个体经商的势头如雨后春笋；
被你滋润生长的土特产品远销海外，
喝你乳汁的当代人更具拼搏精神，
有着一个共同目的，
建设家乡，奔富裕！
啊，泝水，
你是皖西的骄傲！

散文诗

诗 歌

我为叶集放声歌唱

朱德奎

巍巍大别山金风送爽
滔滔史河水泛玉流光
那山那水，孕育了一颗明珠
叶集，正璀璨绽放

五百六十平方公里熟土
蕴藏着无限宝藏
二十八万叶集人
怀揣着美好梦想

展开叶集六百年的历史画卷
我依稀看见那位姓徽商
一辆叮叮当当的独轮车
满载着一条碧绿的新安江
一担文韵悠悠的笔墨纸砚
写下叶集六百年的开篇诗行
从此，寂寂无闻的史河
开始荡起商业文明的波浪
几千年的渔舟唱晚
呼唤出如林的巨舟帆樯
史河岸边的田园牧歌
夹杂著京音徽调
悠扬着吴韵秦腔
牧羊人的岸边小道
鼓吹着南蛮北倭
杂沓着南来北往
那夕阳漠漠的野渡
拥来大江南北的商帮
他们摆摊设店
他们立肆开商
他们带来盐铁皮革
他们送走茶麻油粮
一时间舟车辐辏，市声攘攘
一时间会馆林立，酒旗飘扬
百里史河，财源在日夜流淌
十里长河，财富在野蛮生长
那时的叶集
仿佛画里的清明上河
依稀诗里的长安街巷
那时的叶集
恰如烟雨中的秦淮
好似明月下的维扬

七十五年前
共和国开辟了历史的新篇章
古镇叶集
像一只浴火重生的凤凰
一切，重头再来
再铸叶集的繁华
一切，白手起家
再现叶集的辉煌
接过祖先的传承
肩起历史的担当
鹏程万里的叶集
沐浴着朝阳，启锚远航
迎狂风，斩巨浪
过险难，穿雾霾
东方风来满眼春
为叶集送来改革开放
叶集，打开了封闭的门户
叶集，展开了腾飞的翅膀
叶集，抛却了昔日的桎梏
叶集，放飞了明天的畅想
筚路蓝缕，开山辟路
开拓创新，解放思想
不忘初心，团结向上
胸怀祖国，红心向党
从试点镇到试验区
再到叶集行政区
三大步跨越
叶集脱胎换骨，蝶变易妆
建党初期的先烈
开国将军的红色基因
铸就了我们革命的脊梁
“诗歌家族”的文脉

几百年的兵荒马乱
几百年的风云激荡
几百年的刀光剑影
几百年的雨雪冰霜
一时的繁华
积淀为叶集历史的厚重
一时的喧嚣
幻化为叶集昨日的沧桑

“无名”文星的深厚底蕴
孕育出叶集“中国文学之乡”
“百年家居”“千亿化工”
昭示着叶集产业的升级提档
东入合肥都市圈
西进中原经济带
彰显着叶集大格局的前景朗朗
“一河两岸一座城”的蓝图
使豫皖兄弟撑起合作的臂膀
“金叶一体化”的构想
使大别山边的乡亲
都挺起脱贫致富的胸膛
叶集古镇 繁花似锦
史河岸边 富丽堂皇
江淮果岭 异果纷呈
未名湖畔 碧波荡漾
工业强区 良性营商
美丽乡村 百业兴旺
法治引领 百姓安康
文明育区 新风浩荡
崭新的校园，孩子们歌声嘹亮
大嫂大妈们曼妙身姿
舞遍大小广场
昔日的乡村小镇
蜕变成现代文明都市的华丽模样
咱们老百姓啊
这甜美的小日子
就像蜂蜜拌了冰糖

叶集，恰似一坛老酒
六百年酝酿，六百年窖藏
如今，我们开怀畅饮
立马千里飘香
让我们共同举杯
为叶集的明天祝福
让我们放开新时代的歌喉
为美丽的叶集放声歌唱
我歌唱那蓝天白云 万道霞光
我歌唱那绿木金谷 黛瓦粉墙
我歌唱那美好未来 无限希望
我歌唱那心心念念的中国梦想

香 径

许圣权

秋风似酵母，一夜间，就把满树桂蕾催放。城市都被装进香囊里了！这城里的路，哪条路不香呢？尤以我常散步的沿河路更甚，不可方物，我叫它香径好了。

香径，非浪得虚名。除去当下木犀浓香不讲，余下的季节里，桂香仍清许不绝。这桂香叫月桂，花蕊细碎如苔米，零星稀落，藏于碧叶里，那香，清幽幽的，不惹眼，不喧闹，却是熨心润脾的真切。由你翕动鼻翼，左顾右盼，找到它，还真不容易。

那位老人，怕是也没工夫去循香觅树，他只顾抬脚前行——老伴赋予他的使命。

他白发满头，却步伐矫健，目光灼灼。老伴驼背。不扶东西，行走都难的深度驼。暮色里，结伴而行，老伴一直把手搭在他的肩上，亦步亦趋，紧紧相随。不像我，步履闲散。他们那叫健身快走，不能叫散步。

春夏秋冬，几乎每天都会和他们相遇于香路。他总是提溜个袋子，装毛巾和手机，还有水果零食。另一只手，时不时抬起，拉拽老伴搭在他肩上的手。叠加的双手，都青筋微凸，老年斑点布。他竭力挺起腰，呼哧带喘，用肩膀驮拖老伴，一路前行。

坐下时，她把头靠向他的臂膀，双手仍搭在他的肩上，胸脯起伏，双肩耸动。他掏出毛巾，逢中对折，给她擦汗，擦过一面，再折回反面去擦，之后，在自己脸上抹拉两把，没有甜言蜜语，他们都沉默在明月清风里。身边的月桂，香如故，一年四季，从未缺席。

香径上，常会遇到一对母女。女儿智障，衣服却整洁，头发也顺亮。她们都很胖。散步时，母亲总是歪头看向女儿，有说不完的话。女儿有一搭没一搭地接话，目光闪散，晃头憨笑。

逢路窄人多路段，母亲不再言语，低下头，牵起女儿的手，往自己的身边再拽一拽。

有回迎面相遇，我不经意看向她们，目光在她们身上停留的不长不短，一如我看向偶遇的每个人，就是那种惯常的逢人相视，母亲便抬起头，拿眼光盯我。我很快别过脸去。错过身，便有一点点自责，虽然我真的无意冒犯。打那以后，相逢时，我不再正视她们，显出刻意的痕迹。

岁月更迭，世事无常。我和这对老人，这对母女，都将在香路上走散走去。香路不老，月桂青春，在轰轰烈烈的秋桂盛放之后，月桂偏安一隅，岁岁年年，散发出幽幽清香，浸淫在平素的日子里，清雅高洁，暖人心肠。

副刊

本版责任编辑：流 冰
邮箱：643385541@qq.com